

裴氏世譜

卷七—卷八

裴氏世譜卷七目錄

雜文目

史記集解序

離蟲論并序

答貞陽侯蕭淵明書

肅宗大宣孝皇帝哀冊文

章敬皇后哀冊文

唐重修漢未央宮記

翰林學士李白墓碑

禱河侯廟記

猩猩銘并序

駟

子野

之橫

士淹

士淹

素

敬

處權

炎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碑

度

寄李翱書

度

伐黃賊轉牒

行立

上宰相賀破東平狀

行立

上宰相乞討黃賊狀

行立

媧皇廟記已下宗錫增入

麗澤

重修豫章書院記

律度

白鹿洞增建書屋記

律度

創建節備倉記

律度

重修南昌萬壽宮記

律度

重修王文成祠記

律度

自志戒文

律度

重修余忠宣公祠記

附宗錫

濬漳葭港老河碑記

宗錫

試資田記

宗錫

山蠶譜序

宗錫

銅政源流彙說

附宗錫

重至澂江郡記

宗錫

重修貴陽萬壽宮碑記

宗錫

重修甲秀樓碑記

宗錫

裴氏世譜卷七目錄終

# 裴氏世譜卷七

光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加二級、紀錄五次、裔孫律度重修。

雜文

史記集解序

駟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聘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

錄」。駟以爲：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勸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較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辨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真僞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而殊憾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姓氏。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彗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爲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疏略」「牴牾」者，依違不悉辨也。愧非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關諸蓄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雕蟲論 并序

子野

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讀書奏，號七行俱下。每有禎祥及幸讌集，輒陳詩

展義，且以命朝臣。及戎士武夫，則請託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梁鴻臚卿裴子野論曰：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爲詩。既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排列芳芬，楚騷爲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影，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軼五車。蔡應等之俳優，楊雄侮爲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爲家，則蘇李首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葉。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珍繡擊悅，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壽，多爲經史。六朝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爲功。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風也。若季聆、子音，則非興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敢。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采」。

斯其近之乎！

答貞陽侯蕭淵明書

之橫

之橫白：足下定國等至，枉雅誨具高氏致送之旨，即彼行人遠到京城，大慰。應有成命，但江山蔓阻，未奉朝廷報辭。第下國之麟趾，先朝所寄藉。彼鄰好義深，主祀自宜。單車入境，端委還朝。而朱旆啓行，戎旌望國，江東士子，未達高懷，僕早預簪裾，夙叨眷與。弦矢既睽，江淮成阻。青黎裁封。雖斷西鳥之辭。白雪在天，豈無北風之歎。但變故紛紛，忠貞宜顯。寒松負雪，誠愧節者之徒。勁草疾風，寧忘烈士之槩。齊師若反旆淮路，退舍淝水。彼之敬送止縉紳之徒，此之奉迎則軒蓋而已。伏聽朝旨，遲申展敬。之橫白。

肅宗大宣孝皇帝哀冊文

士淹

維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四月庚戌朔十八日丁卯大行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崩於  
長生殿，旋殯于兩儀殿之西階。粵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庚午，將遷座於建陵。禮

也。燭列瑤宮，河低象闕，檜擁霄霧，庭微曙月，森鷲翻以成行，儼鯨鯨而將發。  
哀子嗣皇帝某，克窮感慕，擗踊傷摧。奠元宸而增肅，瞻白雲而不迴。雨泗噎  
今千官泣，天伏播兮萬國陪。懿業方永，神暉潛翳。廼詔有司，騰芳後裔。詞  
曰：高邱演慶，元牝開祥。寶歷攸重，靈源自長。文昭武穆，累聖重光。七葉增  
睿，時維我皇。天帝褰裳，全真養正。窅然姑射，欽哉有命。謂禹知子，踵堯傳  
聖。伊昔休應，虹流電驚。倚蘭養德，叢桂疏榮。循齊純孝，宏裕欽明。光含玉  
理，秀發珠衡。辨日多悟，朝雲更輕。尊師樂業，問寢揚名。三善克舉，萬邦以  
貞。叶契斷金，觀書羣玉。性與兼愛，道存濡足。詢事考言，登庸受籙。運符提  
象，輝同偶燭。景星耀芒，大風成曲。戎羯緣間，書同華夏。轉旆秦川，連兵朔  
野。水靈潛衛，山祇謖嘏。順時徙邑，聿來岐下。用剪地虵，匪勤戎馬。輯寧黎  
庶，保父宗社。赫矣天府，於皇樂都。瑤壇饗帝，璧沼崇儒。進善求瘼，明刑恤  
辜。丹巖藏銑，綠浦捐珠。容成啓路，王母獻圖。功宣祀夏，道洽歌虞。物莫疵

痾，人用昭蘇，櫟陽先惠，棣華增睦。冠帶麟洲，賓延鳥服。招諫懸鼓，誓師推  
轂。禮備樂明，遠安邇肅。恩猶覆燠，義涵亭毒。露臺愛樸，茅宇蠲奢。北薦春  
實，南牧若華。聊雲聳蓋，滴露垂葩。畝秀同穎，階榮指邪。滌慮高居，凝神下  
濟。遠探仙訣，深入真諦。穆穆頌聲，溫溫愷悌。榮鍾三古，牢籠八裔，才生之  
聲，爰集良已。之文莫維，佇襄野而來巡，怨祁官而興珍。嗚呼，哀哉！序分宏  
璧，庭臨綴衣。如天落構，象日徂輝。棄璇寓而奚速，啓金滕而遂違。鳥冊龍圖  
之瑞，青邱丹浦之威。瞻脫屣兮如在，痛攀髯兮不歸。巖岫晦兮愁雲積，郊原空  
兮落景微。嗚呼，哀哉！環瀛編素，鞆譯凝慕。龜謀協吉，象耕遐赴。珍玉重而  
不藏，襲稱廉而有數。靜鈞陳于瑩所，避閭闔于應路。靡營南紀之躔，空留西陵  
之樹。嗚呼，哀哉！蒼旻浩然，緹律亟遷。既深悲于寒霰，俄隕涕于韶烟。背鳳  
城而紆鬱，援蜃紉而聯翩。息輿駕于懸圃，聞鐘磬于廣川。神理冥其造物，皇情  
邈以終天。嗚呼，哀哉！三光猶變，九丹非術。蛩隧蒼茫，鮒隅蕭瑟。度清渭而

徐轉，指甘泉而半出。薤曲嘶管以臨風，松門依巖而蔽日。嗚呼，哀哉！式別末命，戒茲羣后。至德神功，天長地久。邁千祀之騰茂，居百王之冠首，俾下武而欽承，彰典譽而不朽。嗚呼，哀哉！

章敬皇后哀冊文

士淹

維寶應二年，歲次癸卯，閏正月乙巳朔五日己酉，大行章敬皇后啓自先殯，十六日庚申，膺冊禮於行宮，粵三月二十七日庚午，將遷祔於建陵，禮也。素帟遐敞，爰罇曉薦。風藹椒塗，月虛蘭殿。哀子嗣皇帝某。悲深元夜，慟切聖慈。爰講六服之禮，允迪二南之詩。示寰區以盡則，恭典冊以台司。鸞旂曳音，蜃輅遷轍。辭臣奉詔，敢揚徽烈。其詞曰：圓方配德，耀魄齊明。王化之本，國風以清。於穆宗盟，貽謀先覺。太伯崇讓，廷陵聽樂。蘊乎純嘏，施及繁昌。斗維儲慶，軒緯流祥。入懷夢月，滿室騰光。蘋藻無替，紘緹有章。待年秘景，率禮含芳。象服是宣，造舟成詠。顧史垂則，稱詩展敬。啓迪四聰，誕敷六行。蘭芳桂郁，霜皎

冰淨。鸞集瑤筐，鸞迴金鏡。化光葛屨，務先種稔。載靡震驚，宵淪朧胸。柔明  
既進，陰教惟肅。必戒浮華，遠登才淑。寧觀戲馬，嘗往濯龍。堯門協慶，莘野  
聯蹤。禕禮凝彩，琤珩有容。志循簡易，體備肅雍。維德之行，令問不已。繡輪  
羽蓋，玉階金比。式昭範於人倫，竟韜華於地紀。六官揮涕於清禁，萬寓銜冤於  
神理。嗚呼，哀哉！宗桃永固，濬哲膺期。仁涵動植，慶浹華夷。捧鏡奩而增  
歆，臨甲觀而纏悲。望松楸兮逾遠，感霜露兮何追。湘川有君，漢陵宜祔。陞衛  
攸新，禮章加數。瑞雲呈紫而轉妍，歛服變黃而無蠹。想層城於北闕，背壽原於  
東路。應門寂寂以長閉，同軌鱗鱗而畢赴。嗚呼，哀哉！闕泉闈兮有血，引池縈  
兮方昭。吟古木於靈囿，朔悲風於涓橋。繁笳凝而凄切，輕旆轉而蕭條。衣潛覆  
兮猶在，香遠聞而不消。嗚呼，哀哉！鳴雞奏而夙興，服馬嚴而曉發。慘河山之  
淑氣，怨桃李之嘉月。雖立極與觀圖，繫池光而裡設。猗彤管兮有煒，贊徽音兮  
無歇。嗚呼，哀哉！

唐重修漢未央宮記

素

皇帝嗣位之年，衆靈悅附，日月所照，莫不砥礪。是以夷遠慕義，琛賚鼎來，用文明以爲理，洞風露之所啓。草木暢茂，山川景清。擊壤鼓腹，莫識由乎帝力矣。嘗因勝日聖思閑遠，倦大厦之講習，想鮮原之遊衍。乃命法駕備宮馭，細草迎輦，神飈引衣。超然肆行，造適自得。視往昔之遺館，獲漢京之餘址。邈風光以遐矚，眇思古以論都。襟靈洋洋，周視若感者有之。於是召左護軍中尉志弘指示之曰：「此漢遺宮也，其金馬石渠神池龍闕，往往而在，朕嘗以古事，況今亦欲順考古道，訓濟天下也。至是遐歷，恍然深念。且欲存列漢事，悠揚古風耳。昔人有思其人，猶愛其樹，况悅其風，登其址乎！吾欲崇其頽基，建斯餘構，勿使華麗，爰舉舊規而已。庶得認其風流，時有以凝神於此也。」于是命工度材，審曲面勢，裁成法度，以就斯宮。攢摠拱密，玉石碧瓦，龍錯層軒，鳥跂崇墉，粉靜璇題，月照舒廊，四注以雲委，隆臺分據。而山屹蟠虬，蜿蜒鱗動。栢桷蹲獸，

却聘姿雄。欄檻宏袤乎豁達，跨臨乎涇、渭。綠竹凝遠，繁松藹深。奇樹流光，丹墀迴繞。於是鬪戲馬之廣場，開遠目之閑館。天地景新，山川勢重。迴太華之秀氣，列終南之翠屏。九嶽嶷嶷而固讓，八流水分以縈帶。而又揚太液之波，繚周帝之垣。原隰成文，丹素含華。翼樓杳以分張，雄虹直而中峙。神機一發，廊若懸寓。祥煙瑞彩，鬱鬱葱葱。瞻迴途以下濟，撫元璣而高視。見秦川風物，漢原邈迤。感前王興廢，知稼穡艱難。吾君用此鏡是非，閱思慮，豈徒資耳目，縱遊翫也。凡殿宇成構，總三百四十九間，工徒役指萬計。武夫奮力，將校呈規。然而材匪藻稅，塗唯儉靜。經之營之，不日而成也。按漢史，高祖初定天下，悅卜洛之邑，爲天地之中，有周室遺風，將都之。蒯敬諫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不可居也。夫洛陽四戰之地，豈若秦川天府之國，山河形勝，真百二之勢乎。」高祖是日駕如長安。其後七年，北擊韓王信，相國蕭何居守而營未央宮，因龍首山，作前後建闕闕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所。帝還見之，怒曰：「何

治宮室之過度也。」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德。」帝悅而就居焉。自漢年乙未歲，至聖唐會昌元年之辛酉，凡一千四十有七年矣。其傾頽毀圮，悠然藐然，竟無有存之者。我後緬慕古昔之興，時即其舊而新，是圖築摧基而繩修木，不侈不約，鬼然巖然。時以通覽無方，周視有截，則有若志弘奉聖君之旨也。志弘姓魚氏，代宗皇帝之功臣，朝恩之孫也。以績効而封國公，由忠義而位上將。自總右廣，貞心觀古。陛下龍升大寶，光啓帝運，左右同德，東西一心。變生人之耳目，渙大明之徽懿。一武力忠壯，元機天啓，式是萬旅。吾唐有人，由是委以腹心，寄之環列。上曰：「忠爲令德，有若士良。志弘爲吾左右矣。」明年，上親見祖考郊天神，雪灑川原，塵清城闕。陽和風扇，綠野煙澹。是月也，三辰承初，以表無事。上乃顧新宮，迴玉輦。列騎雲動，彩仗天旋。乃出金馬，由是乎造於未央。俯仰周視，肅威神而煌煌遊焉息焉。容與悅懌，晴山屏開以四繞，故城巖然而隱嶙，鮮風美景，薰然入座。上從容言曰：「吾今建是

殿，且錫之以佳名，名其殿曰通光，其東曰韶芳亭，其西曰凝思亭。乃立皋門曰端門，其應門題曰未央宮。所以志大臣之功力，且不忘吾好古也。」乃命侍臣曰：「爾爲我記之，刻以貞石，傳示乎不朽。」臣素任當承旨不敢固讓，惶恐拜舞而文之。時會昌元祀濡大澤之明月也。謹記。

翰林學士李白墓碑

敬

李翰林，名白，字太白，以詩著名，召入翰林，世稱才名。占得翰林，他人不復爭先。其後，以脅從得罪，既免，遂放浪江南，死宣城，葬當塗青山下。李陽冰序詩集粗具行止。敬嘗遊江表，過其墓下，愛其才，壯其氣，味其嗜酒，知其取適，作碑於墓。且曰：「先生得天地秀氣邪？不然，何異於常之人邪？」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白。故賀監號爲謫仙，不其然乎？」其爲詩，格高旨遠，若在上天，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視塵中屑屑米粒蟲睫紛擾，菌蠢羈絆蹂躪之比，又嘗有知鑿。客并州，識郭汾陽于行伍間，爲免脫其刑